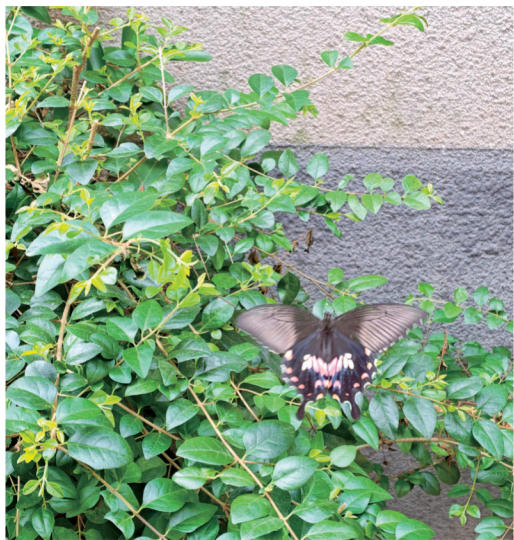


文/郑寿山

在长沙,有不少霸气的街巷名。例如南起坡子街、北至解放西路的三王街,五一大道以南、藩后街以北,传说因“落星”而得名的落星田街。而这三条老街巷——凤凰台、轩辕殿和化龙池,在一众如雷贯耳的巷名中,霸气程度也属于是头一档的。这些地名背后有什么独特的故事,它们又承载了老长沙的哪些回忆?



化龙池的麻石路是长沙城仅存的四条古麻石街之一,也是最长的一条。



逛凤凰台,带着点寻旧的闲心就够了。



从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向东不过五十步,一座深灰色仿古门楼便将两个世界悄然分开。



化龙井旁,记录其典故的石壁。

化龙池 是铁水熔孽龙 亦是鲤鱼跃龙门

从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的热闹喧嚣中抽身,向东不过五十步,一座深灰色仿古门楼便将两个世界悄然分开。门外是彻夜闪烁的霓虹,门内是用麻石铺就的旧时光——这便是化龙池,一条隐于闹市的三百米老街。

“化龙池”这个名字,本身就藏着一个悲壮的传说。相传古时街上有家铁匠铺,自私的老店主临死前嘱托善良的学徒,将他尸身投入井中,每逢初一、十五滴入鸡血,一年后他便可化龙升天。然而龙归大海之日,带来的将是淹没长沙城的滔天洪水。学徒与妻子决心舍身救城,他们将滚烫的铁水倒入井中,三桶过后,孽龙被熔,地面塌陷,这对平凡的夫妻也随着铁水消失不见。后来,井塌之处变成了一口池塘,人们为了纪念他们,便将其称作“化龙池”。另一个更为雅致的版本,则说此地原是明代善化县学宫的泮池,知县题“化龙”二字,寄寓着对学子鲤鱼跳龙门的期望。两种说法,一悲壮一文雅,恰好为这条老街定下了既市井又风雅的调子。

走在化龙池的麻石路上,脚感并不平坦。这些粗糙的青麻石是长沙城仅存的四条古麻石街之一,也是最长的一条,弯曲呈不规则的S形,从南向北蜿蜒而去。街巷两旁,是“修旧如旧”的马头墙与旧式民居。2005年和2018年的两轮有机更新,没有推倒重来,而是小心翼翼地梳理着这里的肌理,让危旧老房重获新生,保留了那份“纯正的老长沙韵味与古城气质”。行至街中转弯处,一座微缩园林静立其间,化龙井、铁匠铺与浮雕墙一同讲述着古街的来历。再往前走,一处斑驳的青砖照墙沉默伫立,那是“文夕大火”后善化县学宫仅存的遗迹,长约六米,高约三米,墙基的须弥座线条依然可辨,仿佛一面巨大的“镜子”,映照着这座古城两千年“活生生”的声色光影。

这条老街不仅走过平民英雄,也曾住过文人雅士。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主讲城南书院时,曾寓居于此,其居室名为“礞石山房”。他曾以诗咏此间清冷:“最惜门前萧淡意,化龙池水浅如杯。”如今旧居虽已不在,但街巷间建起的何绍基书法碑刻长廊,依然能让人想象当年“墨透纸背的落笔有声”。到了近代,这里曾是油鞋木屐的集中售卖地,雨天里,木屐敲打麻石路的“喀喀”声,是老长沙人抹不去的记忆。

时光流转至二十一世纪,化龙池的夜色忽然被点亮。2007年前后,老街改造完成,一批电视选秀艺人和主持人看中了这里的幽静,开起了第一批清吧。随之而来的是酒吧热潮,鼎盛时期近45家酒吧比肩而立,民谣歌手的吉他声取代了昔日的打铁声与木屐声。彼时的化龙池被誉为“长沙后海”“星城夜明珠”,甚至登上了飞机上的旅游手册,成了年轻人“无处安放青春”的归宿。而随着城市商业格局的演绎变迁,解放西路的蹦迪文化兴起,化龙池“审美停滞、业态单一”的弊端逐渐暴露。那些十年未变的美式乡村风情装修,留不住追求更为新潮的“打卡一代”,到如今,坚守的酒吧已不足鼎盛时的两成。

白天的化龙池,归于沉寂,门可罗雀;夜晚的化龙池,偶有吉他声响起,不过是一场旧梦的回响。但这条街的魅力,恰恰在于这种“变与不变”的张力。无论是九旬老人守着五十年老屋的坚持,还是店铺空置处新挂出的“转让”招牌,抑或是传说中铁水浇龙的那口古井,都在这条三百米的麻石路上交织。它像一面时光之镜,既照见过书生砚台里的墨、铁匠炉中的火,也映过酒吧迷离的霓虹——而无论映照出何种光彩,化龙池始终是那个“倔强的守望者”,守着长沙城一段不会磨灭的根脉。

盘点长沙怪名旧巷系列

这些巷名怎么一个比一个霸气



南北向凤凰台本名叫“斗姥阁”。

在长沙的小字辈们面前提起“凤凰台”,十有八九会打了岔:“凤凰台——香港的那个卫视?”也难怪,谁能想到,就在定王台旁边那现代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藏着一条从明朝走过来的老街巷,叫做凤凰台。而且这街巷还有个让人琢磨之处:它竟然会“分身”。

故事要从六百年前说起。明英宗有个儿子封到长沙做吉王,此人对女儿宠爱有加,特别是对那位叫“凤凰”的公主,简直是“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”。

吉王一天突发奇想:得给闺女建个全城最靓的梳妆楼!于是他大手一挥,在紧挨着天心阁城墙根儿的高地,筑起一座高台。那台子雕梁画栋,登上去能俯瞰整个长沙城。公主每天在上面对镜贴花黄,风吹裙摆,就像一只真正的凤凰落在了枝头。老百姓喜欢凑热闹,干脆就把这地方叫成了凤凰台。

历经几代人,阁楼早已不见踪影,公主也香消玉殒,唯独这街巷名换到了六百多年后的今天。虽然没了原汁原味,但那股子劲道还在,留给了后人慢慢来韵味。

要是按图索骥去找“凤凰台”,大概率会在一个奇怪的十字路口蒙圈。地图上显示,这里向北是凤凰台,向东也是凤凰台。先别慌,没看错,这其实是两段风格迥异的街道,被硬生生地凑成了一对“孪生兄弟”。

先说南北向那条,它本名叫“斗姥阁”。听这个名字,就知道以前是供奉北斗之母的圣地,充满了神话色彩。这条路平坦、宽敞,笔直得像根尺子,走起来四平八稳。再看东西向那条,这才是“根正苗红”的凤凰台。它相比之下,不光缺乏斗姥阁的大气,而且它是一段陡峭而曲折的上坡路,窄窄的路面,坑坑洼洼,走

上去得弓着腰、憋着劲。由此可以想象,当年凤凰公主的轿子,得费多大劲才能抬上去。

明明是两个妈生的两个孩子,却阴差阳错全都归并到“凤凰台”名下。这下好了,本地人为了分清这俩,只能无奈地管它们叫“东西向凤凰台”和“南北向凤凰台”,或者更随意点——“有坡的那个”和“没坡的那个”。

谁也别指望在这能找到半块明朝的麻石,几百年的风吹雨打,加上近代的战火与拆迁,凤凰台的老古董早就烟消云散。如今走在街巷里,脚底踩的是沥青铺就的路面,眼里看的是修旧如旧的青砖。这是城市有机改造的大手笔。

因为紧挨天心阁,凤凰台曾是个绝佳的“平替景区”。清初那会儿,天心阁是军事重地,老百姓不让靠近。想登高望远怎么办?可以爬到凤凰台上去,虽然没阁楼气派,但好歹也能一览城里的炊烟,舒眉展目。

现在的凤凰台,更像闹中取静的“老长沙风影片”:一边是建湘路的车水马龙,一边是巷子里老爷爷老妯娌蹒跚而行。偶尔会有拿着相机的文艺青年,对着那面纪念凤凰台的“古铜镜”墙拍个不停,试图在光滑的镜面上,照出六百年前那番奢靡的梳妆。所以,去凤凰台别指望看文物,带着点寻旧的闲心就够了。当爬上那个陡坡,回头看看脚下的十字路口,再想想那个被莫名其妙合并的“斗姥阁”,说不定心里会有一种别样的滋味。

长沙这地方,连老街巷名都带着一股子霸蛮和随性,合并了就合并了,无需纠结,凤凰公主也好,北斗之母也罢,最实在的还是附近长沙老口子嘴里的一句话:“去凤凰台巷子里嗦粉去,那家粉馆的码子蛮好。”

凤凰台

你要去有坡的那个,还是没坡的那个

轩辕殿

奇妙反差之巷:留住长沙的今与昔

若问长沙城最奇妙的反差在哪儿,去轩辕殿走一遭便可知。它紧邻热闹喧嚣的五一广场,却像一道时空裂隙,南边是玻璃幕墙的现代摩登商业楼,北边是青瓦木窗的旧时景观。窄巷蜿蜒,不过几步宽,但承载了数百年的沉浮跌宕。

盘究这条巷子的根,它是扎在明朝古王府的故土之上。而真正让它得以名气的,是乾隆十五年(1750年)一群裁缝建起的一座殿宇。至于轩辕,乃黄帝之号,传说他发明了人类穿着的衣裳。长沙成农业的先辈们集资建殿,既是祭祀始祖,也成为行业会馆。据载,殿“长二十六丈,宽十二丈”,每年农历六月十六轩辕诞辰,这里鼓乐喧天,戏台上水袖翻飞,想来应是当年长沙城的一桩盛事。

这种以行业聚落形成的地名,凝固了长沙手工业的兴旺。然而1938年的“文夕大火”,将城内的古迹名胜吞噬殆尽,轩辕殿也未能幸免。大火过后,残垣断壁间,人们用残砖碎瓦修复老屋,街巷虽在,殿宇只留在了泛黄的县志里。很长一段时日,轩辕殿成了“荒货铺”的集散地——旧衣、旧木器、旧书报,市民们在此交换着生活的苦涩余温。

前些年媒体人寻旧采访,老居民周光霞就住在这陋巷里。他生于1936年,父亲是裁缝,算是接续了轩辕殿最初的衣钵。记忆中巷子不宽,刚够两辆人力车错行,裁缝铺里量体裁衣,颇多讲究。“文夕大火”时,尚在稚龄的他睡在父母推着的土车上逃难,从株洲到永州,辗转两年才回来,自家的三层木楼已是一片废墟。后来父亲在原址上修起屋子,继续开起了裁缝铺。他记得父亲常念叨:“我们做裁缝的,拜的是轩辕,住在这里就不要